

意阑 著

10年

深冬暖阳之作 / 书写青春献歌

在温暖时光中，追寻美好而坚定的梦想

你是光，我在风中追光而来

文女峰的山顶，有谁遗落了一句“我也喜欢你”



Strong wind blowing / 下 / 意阑

将青春悄悄存下，留一丝阳光浅光。

强风 吹拂

青春献歌
——写给文女峰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强风吹拂 [下]

原名《上帝是女孩》

意阑 著

【感谢每个翻开此书的人】



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知和理解，
女性并非只是美丽、温柔、贤惠、隐忍、委曲求全、弱势等的代名词，
同时她也是帅气、坚强、勇敢、独立、自信的化身。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强风吹拂 / 意阑著. —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
2019.1

ISBN 978-7-5075-5055-9

I. ①强… II. ①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4094号

强风吹拂

作 者: 意 阑

责任编辑: 杨艳丽 王晓冰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 话: 发行部 010-58336202 编辑部 010-63426125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437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5055-9

定 价: 59.8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S T R O N G W I N D B L O W I N G

第一章 ▲▲ 001

男生女相或者女生男相，那都是妖孽之相。要么是大富大贵，要么就一事无成。

第二章 ▲▲ 033

她的脸慢慢有些绯红，于是迅速转头，还好夜色混沌，可以掩饰偶尔的放纵。

第三章 ▲▲ 059

剧情太无聊了，当然生活也并不比它高尚多少。

第四章 ▲▲ 083

夏迪微微一笑：“我不行，我脾气不好，心眼也小。谁要是惹了我，一般都睚眦必报。”

第五章 ▲▲ 113

林峰冲着人影慢慢走过去，在晨雾缭绕之中，渐渐浮现出夏迪那张俊美无比而又略显苍白的脸。

第六章 ▲▲ 139

就像每个硬币都有正反两面，万事万物也都会有自己的阴阳。



第七章 ▲▲ 163

夏迪的眼中，林峰真是狡黠如狐狸，一张脸熠熠生辉、生动无比。

第八章 ▲▲ 181

两个人可谓长身玉立、俊秀笔挺，他们抱着一只大玩具熊，言笑晏晏，并肩前行。

第九章 ▲▲ 207

青年男女的欢声笑语穿过帐篷，飞入朗朗晴空之上，渐渐隐匿在时间长河之中。

第十章 ▲▲ 235

茫茫大雪终于停止，却将昨晚的所有痕迹都掩藏，无论是范杨还是暗冰裂缝，都在一夜之间消失，全然不见踪影。

第十一章 ▲▲ 267

每一颗星星都代表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人，当你看到流星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是你想念的亲人们，怕你找不到他们，在吸引你的注意。

第十二章 ▲▲ 295

两人对视一眼，时间和空间就此定格，只见前方云霞似火皆成巨浪，身边冰雪泛起点点金光。



第十三章 ▲▲ 321

至于那个甜美的梦境，就让它永远成为梦境吧，即使有自己喜欢的人，有喋喋不休的絮语，有触上嘴唇的温度，还有永远不会再见的温柔的面容。

第十四章 ▲▲ 337

即使有些人已经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肇事现场，但总还会有另一些人，依然在炼狱里挣扎与浮沉。

第十五章 ▲▲ 351

不过管它呢，即使时间抹去了一切，只要可以重逢，再见亦是朋友。

第十六章 ▲▲ 375

有些谎言对于某些人而言无关痛痒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，却是一击致命。

第十七章 ▲▲ 399

他满心惆怅地想，所谓造化弄人，估计指的就是现在这种，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。

第十八章 ▲▲ 427

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，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：夜色多温柔，你有多爱我。

第十九章 ▲▲ 463

这一路上树影婆娑，微风拂面，二人却安静至极。两个人的手荡来荡去，偶尔有触碰，又迅速地避让开。

第二十章 ▲▲ 493

林峰看到窗外即使远方山脉白雪皑皑，空气中也隐藏着冷冽，仍觉得视线所及之处都是湛湛蓝天、晴空万里、青山叠翠、繁花似锦。

番外一 竹马与竹马的复仇 ▲▲ 522

番外二 有一群朴素的少年，轻轻松松地走远 ▲▲ 527

番外三 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 ▲▲ 536

番外四 和你一起，直到世界的尽头 ▲▲ 543

后 记 ▲▲ 550

第十一章

S T R O N G W I N D B L O W I N G



每一颗星都代表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人，
当你看到流星出现的时候，
其实是你想念的亲人，
怕你找不到他们，在吸引你的注意。

陈西风也和夏迪同时回头，他对林峰和包赆同居一顶帐篷一直犯着嘀咕，说不担心是假话，而且林峰的样子着实看着不太精神，于是他赶紧问道：“昨晚，没事吧？”

夏迪冷眼瞥过去，看林峰如何应对。

只见肿着两个大眼泡的林峰愣了一下，遂回答道：“没事，就是没有睡好。”

包赆今天心情却相当不错，他自觉说服林峰认祖归宗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一脸的阳光灿烂，此刻便慈爱地看向林峰，揉揉她的头发，说道：“那就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。”

这一幕太惨不忍睹，夏迪沉下脸来，一分钟也不想停留，耳边却传来陈西风自作主张的声音：“等他们寄完明信片一块儿回去吧。”夏迪心情更加烦躁。

在等待的时候，夏迪耳朵里还灌进不少这二人的窃窃私语。包赆边翻看林峰写好的明信片边问道：“徐安妮我知道，那这张晓菱、刘爽，都谁啊？”林峰自由自在惯了，对冷不防多出来的兄长式关心并不领情，于是回答：“干吗？查户口啊？都是大学同学而已。”

可是这对话听在夏迪的耳中，却产生了歧义，完全变了个味道。

四人结伴往回走的时候，夏迪始终保持沉默，对林峰的搭讪也总是不咸不淡地用单音节给予回应。快要走到大本营的时候，林峰终于

察觉到夏迪有些不对劲，但她此时已经自顾不暇。昨晚上包赉一招致命，让她洞悉了父母往事的前因后果，同时也做出了离开西藏，和包赉一起尽快返回北京去英国的决定。

林峰看着夏迪的后脑勺，心里忽然有点难受，原本以为能在他的生命里至少留下一段共同登山的记忆，原本以为默默地陪伴与同行，在离开时并不会伤心，可是为什么一想到自此别后，天高水长，后会无期，她还是难过得不能自己？

于是林峰厚着脸皮又追上夏迪，小声道：“待会儿你有空吗？我有东西给你。”

夏迪连头也没抬，继续往前走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林峰涨红着一张脸说：“我上次答应送你的生日礼物！”

夏迪完全没有注意到林峰的局促，只是无所谓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再无更多话语。

返回大本营之后，林峰趁包赉去和陈西风提出要离开登山队的要求时，避开众人耳目，在其中一顶行军帐篷里，找到独自一人躲着听歌的夏迪。她把手中的画册朝夏迪递了过去：“这是答应补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其实还没有画完，不过，我怕将来没机会了，只好现在给你。”

夏迪把耳机从脑袋上扯下来，漫不经心地接过画册，翻开第一页便有些发蒙，又是一幅四格漫画。

第一张图是一只狐狸坐在面包车里，冲旁边小轿车里面的兔子竖起了中指。

第二张图是小面包车和小轿车你追我赶。

第三张图是两车追尾。

第四张图是兔子目送狐狸开着小面包离开，狐狸居然还吹着口哨，旁边还有内心独白，四个字：“哈哈哈哈哈。”

夏迪抬头迅速看了一眼满脸期待的林峰一眼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他

继续往下翻，这一页也是四格漫画，画的是狐狸与兔子攀岩偶遇，再下一页画的是雨夜修车，画风依然简单又生动、可爱又诙谐，如果不是现在夏迪的心情不太美妙，他一定会忍俊不禁的。

但是此时的夏迪却止住了继续往下翻的动作，把画册合上，随手放到一边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有意思。”

林峰理解错了夏迪所谓的“有意思”的含义，整张小脸都变得光彩夺目，于是急切道：“你喜欢吗？喜欢就好。”

面前的夏迪却愣愣地看看她，忽然轻轻笑了：“林峰，你是不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围绕着你转悠，所有的人都喜欢你？”

林峰慢慢收敛笑容，不解地抬眼看向夏迪，有些莫名其妙，只听他又道：“你对谁都挺好的，对谁都仗义，还喜欢挖空心思做讨好别人的事情。”

林峰渐渐听出了夏迪言语中的恶意，不由得挺直了背脊，凝视着夏迪的眼睛，艰难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夏迪挥了挥手中的画册：“难道不是吗？从我第一次见你，你就总惯着那个叫徐安妮的，后来又有一个叫萧萧的，你还英雄救美来着。嗯，还有包赞……”夏迪顿了顿，他实在是没法说出“我还看见你们拥抱来着”，也没法直截了当地说“你怎么男的女的都招惹？到处招猫逗狗。”所以只能隐晦道，“嗯，其实你对我也不错，难为你还费了这么多工夫，画这些画，当成礼物送给我，我真应该感激涕零！”

林峰这回算是完全听出了夏迪言语中的讥讽，脑子里的血一阵阵往上涨，面前的夏迪不复往日的亲和，正一脸讥笑地看着自己，她深吸一口气，艰难道：“我原本以为，我们是好朋友。”

夏迪淡淡道：“那你的好朋友可真够多的，我就不掺和了。”

林峰虽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但是她在难过和愤怒之余，还

是逞强地对夏迪反击道：“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送你礼物你还找茬骂我，我怎么得罪你了？”话一开闸，林峰就完全忍不住了，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，脾气又烂，心眼又小，从来也不考虑周围朋友的感受，还抢身边朋友的女朋友。”

此话一出，二人也都是一愣，夏迪看向林峰，沉声道：“我怎么抢别人女朋友了？”

林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就是抢了。有一年陈西风回老家的時候，给我看过一张女孩的照片，他说这是他的女神，他还说……”

“还说什么？”

林峰正要开口，帐篷外忽然有人呵斥道：“林峰！”

林峰听出是陈西风的聲音，顿时心虚地闭嘴，从外面走进来两个脸色都不太好看的人，一个是陈西风，另外一个包赆。

包赆狠狠地看了夏迪一眼，转头示意林峰跟他出去。林峰只好尾随着包赆往外走，走到一个包赆确信四下无人的空旷地儿，包赆终于开口道：“你还真喜欢那小子啊？”

林峰抿了抿嘴唇，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。

包赆想起刚才听见的夏迪和林峰的对话便满腔怒火，嘴上虽然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很是不爽，他完全不管是自己先挑头捉弄夏迪的，只是愤愤地想：你小子狂什么狂？我家林峰喜欢你那是看得起你，给你脸你还不要，以后找机会弄死你！

不过，这些话他都只是在心里琢磨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和林峰商量：“刘涛病得很厉害，陈西风正安排司机和向导，要送他回拉萨了。”

林峰顿时有些明白：“那要是我们也走，他们的人手可能就不够了。”

包赆点了点头：“我一看这情况，就没提这事，还是回来先和你商量。”

林峰倒是松了口气：“你没提就好，要不显得太不仗义。”

包赉看看林峰，继而又道：“反正就算回北京，你也不可能马上就走，我会给家里打电话说一声的，让他们先做签证的准备工作，比如让David先把担保函从英国寄过来。”

林峰点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

剩下的二人也使帐篷里的气氛诡异，夏迪正紧盯着陈西风问道：“林峰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陈西风迅速否认：“那时候她就一个小屁孩，知道个什么，你别听她胡说八道。”陈西风说完后又赶紧岔开话题，“我就是过来告诉你，你们一块儿来的那个刘涛，我看快扛不住了，需要马上派人送他回去治疗。你能联系上你哥和孙总他们吗？让他俩赶紧回来，走之前总得见一面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就见孙立明和夏刚掀帘进来，让陈西风顿时松口气道：“你们终于回来了，赶紧跟我来，再不把刘涛送到医院去，我看他得交代在这儿了。”

生命永远高于一切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陈西风把人员都安排好，准备送刘涛返回拉萨，其他人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没有丝毫变化。除了林峰再也不拿正眼看夏迪，永远只和包赉窃窃私语。

晚饭托夏刚和孙立明的福，他俩从定日县返回的时候，不忘犒劳在大本营辛苦的兄弟们，打包了一大堆饭菜回来，所有人围炉联欢，算是给明天即将开始的向文女峰正式进发鼓劲儿预热。林峰也助兴地给大家炒了一锅腊肉洋葱，最具小资情调的包赉打算给大家做个拔丝苹果，很仔细地把仅有的几个苹果削好皮，切成块，折腾了很久熬糖，却沮丧地发现糖在海拔下无论如何也融化不了，就算烧糊了、冒烟了，也压根拔不出丝来，惹得围观众人“哈哈”大笑。包赉最后把黑乎乎的一坨“不明物体”放进碗里，人人嫌弃不说，连尼玛都只

嗅了一下，便扭身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包赞愤然批判大家：“你们真是糟蹋粮食，要是把你们饿上两顿，一定觉得这是美味佳肴，好吃得不得了。”

这一点陈西风倒是同意得很：“是啊，从前有一次，就我和夏迪两个人去徒步拉练。走了快一天，到最后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。”

夏迪抬眼看向西风：“你怎么什么都说？”

陈西风“呵呵”一笑：“这有啥？逗大家一乐。”

夏迪不忍卒听，趁陈西风又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勇，他默默离开自己的位置，钻回他自己的小帐篷里。

可是空旷的大本营隔音效果实在不太好，还是能依稀听到陈西风在那里讲段子：“我们饿得不行啊，就翻随身携带的垃圾袋，火腿肠只剩皮了，饼干也只剩一个空袋子，倒是八宝粥的罐头没有吃干净。”

夏迪躲在帐篷里无奈地笑笑，听陈西风继续道：“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哪个罐头是自己吃的，哪个罐头是对方吃的，于是都有些不好意思先提议吃这里面剩下的粥。后来还是我大义凛然地胡乱指了指，这罐是我刚才吃的，我记得。然后我俩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，便不管不顾地各自拿起一个罐头，把里面剩的刮掉吃下去，连盖子上的，都舔得一干二净。”

外面传来大家一阵哄笑声，夏迪在帐篷里翻着白眼：“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明明是我提的。”

欢笑之后，陈西风组织大家按照藏族煨桑仪式，燃起篝火，撒糌粑和青稞酒，为整个登山过程和队员们的平安祈福。陈西风的手下个个都很强悍，完全不惧高原反应开始斗酒，连达瓦都把酒倒在一个小碗里，招尼玛过来舔舔。北京来的夏刚、孙立明等人却一口也不敢沾，只能笑呵呵地看着乙方众人喝酒，喝完酒还唱歌，一首又一首。

夏迪听着外面金曲不断，而且常常伴以联唱或者合唱的方式出

现，正想也出去掺和，眼睛忽然瞥到帐篷里随便扔着的那本画册，心念一动，又捡起来一页一页翻看。

他此刻静下心来细品，又和白天状态完全不同，才发现原来除了前面三页以外，后面还画了不少，比如耳机风波，再比如箭扣长城，接着是打靶扬威。一页一页，全是狐狸和兔子，演绎着自己和林峰所有的故事，尤其是箭扣长城部分更是重中之重，还分上下两个部分，不但有夜间在树林中的偶遇，还有第二天日出时两个人的合影，以及自己摆出的“耶稣”造型。

如果说从前那页单张的四格漫画让夏迪对林峰刮目相看，觉得这孩子多才多艺，那今天这十多页的四格漫画，却让夏迪心潮跌宕起伏，脑子里重现了他和林峰相处的一幕幕情景，有些原本已经淡忘的也再次变得清晰起来，越琢磨便越不是滋味：就算林峰想把所有的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，那也不至于这么费心费力，或者，他只这样对自己。

夏迪发了会儿呆，便钻出帐篷，慢慢往熊熊燃烧的篝火方向走去，林峰那张被火光映得通红的脸庞如磁石般吸引着夏迪，他有些犹豫，但还是站在了林峰身边，眼角余光看见林峰也被大家带动，在摇头晃脑地唱着，果真有些五音不全：“爱江山更爱美人，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？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”

这首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几乎唱出了所有未婚男青年的心声，于是大家全神贯注地卖力合唱，唯有夏迪在一旁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林峰，林峰的眼睫毛在火光照映下微微颤动，像一把扇子一样忽闪忽闪，在脸上投射出一片晃动的黑影。夏迪察觉到自己的心猿意马，于是赶紧回过神来，也跟着众人哼唱这首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，边哼边妄图将旁边林峰的旋律带入正途：“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哪西边黄河流！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

烦事别放心头！”

此时，林峰听出了身边夏迪的声音，扭头看他果真站在自己身边，还一脸平静地看着自己。林峰脸一下子耷拉下来，心道：你刚骂完我又跟没事人一样跑到我旁边站着，神经病啊！

林峰这歌是唱不下去了，憋半天之后终于对夏迪道：“你把画还我。”

2

夏迪却没有想把画还给林峰的念头，可一时也没想好如何应对，只好装没听见。林峰看自己的话如石沉大海，心里越发生气，便朝夏迪走近一步，加重语气道：“你不是讨厌我吗？那你就把画还我。”

夏迪没法再装了，只好迎上林峰的眼神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说，我讨厌你了？”

林峰愣了一下，但转念一想，只觉得更生气，眼前这人的态度怎么跟天气一样变化无常，明明下午刚讽刺完自己，现在却一点也不认账。

夏迪大脑里也在快速运转，正琢磨如何遣词造句缓和或者修复一下关系的时候，不远处的包赉注意到林峰和夏迪之间的异常。

包赉赶紧几个大步走过来，揽住林峰肩膀，问道：“峰子，没事吧？他又欺负你了？”

林峰比夏迪厚道多了，虽然憋着一肚子闷气，但也不至于冤枉对方，于是愤然摇头。包赉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没有就最好。”一边说一边揽着林峰肩膀将她带离夏迪身边，不时还耳语几句。

两个人就这样把夏迪给无视了，夏迪再次觉得自己刚才一定是脑子进水了，才会有打算与林峰握手言和的念头。

篝火的另一侧，孙立明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幕，脸色渐渐阴沉下

来，想了一会儿便对身边的夏刚道：“明天就正式进山了，待会儿你把咱们的人都叫到一块儿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说是咱们的人，其实也就这哥们儿几个人。

人聚齐之后，孙立明直接进入正题，对包赆道：“刘涛生病回拉萨了，我们需要另找人留守在大本营，所以明天你就不跟大部队进山了。”

包赆张了张嘴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：“凭什么是我啊？你们把我忽悠来了，就在大本营到此一游啊？！”

孙立明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们没有忽悠你，本来也是你死皮赖脸非要跟着加入的。”

自己想离开是一回事，被别人淘汰是另一回事，所以包赆老大不情愿，赶紧搬救兵，冲夏刚道：“哥，我不同意，我也要跟你们一起。这大本营不一定非得有人才行啊？再说了，就算留人，那个藏族老头也行啊，他不是残疾了吗？估计走不动吧？”

夏刚赶紧制止住包赆的胡说八道：“你别乱说，达瓦是非常有经验的登山向导，我们离不开他。”他说完又扭头冲孙立明道：“包赆必须留下吗？这大本营也没什么重要东西，现在又是登山淡季，空着也没事吧？”

话虽这么说，孙立明却另有计较，他把目光从包赆身上转移到林峰身上，继而又重新转回来，对包赆再次开口：“你和林峰两个人，必须留下一个，我当然更希望带你进山，但是林峰从各个方面看，不管是登山还是给我打狂犬疫苗针，都比你更有用，所以只能是你留下了。”

包赆和林峰对视一眼，更疑惑了：“那凭什么就是我们俩啊？其他人呢？对了，这不还有夏迪吗？他留下也行啊。”

孙立明被包赆缠得不耐烦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干脆就打开窗户说亮话：“要不是人手不够，你们几个我全都想扔在大本营，谁也别跟着。”孙立明停顿一下，看着包赆道，“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啊？就你和林峰天天腻腻歪歪，这是干吗呢？！虽然我对你们性取向没什么兴